

金文嘏辭釋例

徐中舒

金文卽古銅器之銘文。銅器銘文在十餘字或二十字以上者，大都皆綴一祈勾之辭。蓋古人以天與祖先，皆具有意志，能賞罰人。言祈勾者，卽製器者對於天或其祖先有所祈勾之辭，其辭卽對其自身及其子孫有所祝福也。

古代人與神（總括天與祖先而言）之交接，實具有一種宗教儀式。禮記禮運有「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語，孫希旦禮記集解云：「祝謂饗神之祝辭也，嘏謂尸嘏古人之辭也。祭初饗神，祝辭以主人之孝告於鬼神。至主人酓尸，而主人事尸之事畢，則祝傳神意以嘏主人，言承致多福無疆於汝孝孫，而致其慈愛之意也。」蓋古人祭神，以尸爲神之代表，以祝爲尸與主人（卽祭者）間之介。祝爲主人致辭於神爲祝，尸酓主人，命祝致福于主人曰嘏。祝嘏二字，義各有當也。

祝嘏析言則義各有當，旣如上述。若混言之，則祝嘏必連言而後詞意始足。禮運又云：「脩其祝嘏」；及「祝嘏莫敢易其常古（嘏）」，是謂大嘏（嘏）；「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皆祝嘏並言，且以大嘏兼祝嘏二義。蓋祝與嘏其辭並無顯著差別，主人以是祝者。尸卽以是酓之，統爲祝福之辭也。

禮書所記嘏辭，據儀禮少牢饋食禮記主人命祝，祝曰：

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又記尸酓主人，命祝以嘏于主人曰：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此兩載祝嘏之辭，祝辭似有省略。案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又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

寧風旱，彌戎兵，遠臯疾；明祝皆有所祈求。又大戴記千乘云：「日歷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蠶征庶虞草」；亦記其祈禱之範圍。同書公冠載冠辭及祀天地朝日諸辭，茲錄其祀天辭云：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
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

是祝辭亦有嘏意。故祝辭嘏辭均可通稱之曰祝嘏，此省曰嘏辭。

金文嘏辭雖非祭祀時所用，但此類器物，大半均爲祭器。故銘文多述爲父祖作器，而繼以祈匱之辭；或述其父祖功德，而申以錫降之文。祈匱實與祝意相當，錫降則與嘏辭無異。謂爲祝嘏，似無不可。其非祭器如媵器旅器之類，其禱頌之辭，與祭器無異者，亦並論之。

一 嘉匱割氣辭

祈求之祈，金文作斚，邾公劖鐘作旂，太師盧豆作旂，番君召鑑作誓（爲抄寫及印刷之便利，以下引用金文斚，皆作旂，以別於經典之祈）。祈求與希望不同，希望可以自由敘述自己意見，祈求則必限於向對方有所陳訴。金文每言用旂云云，皆假定有一對方。此對方以修辭之慣例言，常被省略（即在請求語句中第二人稱）此被省略之對方爲誰？即作器者對其祖先或天而言也。如：

師噩父作尊鼎，用高孝于宗室，用旂眉壽黃耆吉康。——師噩父鼎

我以高孝，樂我先祖，以旂眉壽。——邵鐘

用旂眉壽繁釐于其皇祖皇考。——者鑑鐘

用高以孝于我皇祖文考，用旂眉壽。——王孫遺者鐘

用高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旂眉壽，福命難老。——齊夷鑄

用高用孝于皇祖聖叔，皇妣聖姜，子皇祖又成惠叔，皇妣又成惠姜，皇考適仲，皇母。用旂壽老母死，保廩兄弟。用求考命彌生，肅肅義政，保廩子往。——齊綸鑄

此言高孝於其祖先宗室，而因以祈福，明即祈福於其祖先之意。而者鑑鐘「用旂眉壽繁釐于其皇祖皇考」，語句尤爲明白可證。又如：

歸𠂇敢對揚天子不休，用作朕皇考武莘幾王尊𠂇。用好（孝）宗廟，
嘗夙夕好朋友，零百者（都）昏達，用旂屯永命魯壽子孫，歸𠂇其萬年日
用高于宗室。——歸𠂇

畢鮮作皇祖益公尊𠂇，用旂眉壽魯休。——畢鮮

姬賓母作大公庸公口公魯仲暨伯孝公靜公豆，用旂眉壽永命多福，永寶用。

——姬賓母豆

此用旂云云，皆蒙爲先祖作器而言，即祈福於先祖之意，與前舉諸例無異。古代祭器與養器有別。曲禮下云：「凡家造祭器爲先，儀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鬻）祭器，雖寒，不衣祭服」。此說證以金文，如此及上舉諸器，即爲最好之證明。但祭養並用者，在金文中亦不少，如：

徯作姜灋盨，用高孝于姑公，用旂眉壽屯魯。——徯盨

虞嗣寇伯咼作寶壺，用高用孝，用旂眉壽。——虞嗣寇壺

孔林父作寶𠂇，用高用孝，旂眉壽。——孔林父𠂇（孔舊釋孫）

番君召作饋匡，用高用養（孝從食）用旂眉壽。——番君簋

其次（舊釋无）擇其吉金，鑄句鑼，以高以孝，用旂萬壽。——其次句鑼

陸終之孫邾公勤，作其禾鍾，用敬卹盟祀，旂年眉壽。——邾公勤鐘

豐伯車父作尊𠂇，用旂眉壽萬年無疆，子孫之寶，用孝用高。——豐伯車
父𠂇

此不稱祖考之名，而但云追孝嘗祀，言孝嘗雖與生人燕饗之稱有別（金文饗賓客用鄉，祭祀用嘗，鄉象賓主對食之形，嘗象宗廟之形）但燕饗有時亦稱嘗孝，如季良父壺云：「用盛旨酒，用高孝于兄弟昏顙（媾）諸老」；杜伯盨云：「其用高孝于皇神祖考，于好朋友」；故此諸器，除邾公勤鐘明言敬卹盟祀外，不必即爲嘗孝祖考之用，故此用旂云云之對方，範圍宜較寬廣，即祖先之外，有時或假定爲天。如徐王義楚鑄云：「用高于皇天及我文攷」；曾伯墨簠云：「用孝用高于我皇祖文考，天錫之福」；宗周鐘云：「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均祖考天神並言，知當時所祈求之對方，不必即屬於祖先也。又如：

召仲考父自作壺，用祀用鄉，多福滂滂；用旂眉壽，萬年無疆。 ——召仲考父壺

喪叟寘自作餅，用征用行，用旂眉壽，萬年無疆。 ——喪叟寘餅

叔夜鑄其饋鼎，以征以行，用鑿用爨，用旂眉壽無疆。 ——叔夜鼎

徽公子子叔原父作旅甗，用征以行，用蒸稻梁，用旂眉壽，萬年無疆。

——徽公子叔原甗

叔家父作仲姬匡，用盛稻梁，用速先遫諸𩫱，用旂眉考無疆，厥德不亡，孫子之難。 ——叔家父匡

取𠩎吉金用作寶尊彝，用康擾妥裏遠猷君子，晉姜用旂𢙴綰眉壽，作憲爲亟，萬年無疆，用菖用德，旣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晉姜鼎

要君伯自作饋孟，用旂眉壽無疆。 ——要君孟

邛仲之孫，伯蓋，自作饋盤，用旂眉壽萬年無疆。 ——伯蓋盤

齊大宰歸父口爲忌（已）盥盤，以旂眉壽，謚命難老。 ——齊歸父盤

此諸器除召仲考父壺有用祀語，明示兼爲祭祀之用。其餘皆自作或爲同時人作，大概皆爲養器（或用器）。古代物資缺乏，雖以王侯之尊，亦不能多備器用。如有燕饗，則須自他處移來，故曰征行，曰旅。（古代稱器物不移而具者，如吳王夫差，及秦之阿房宮皆極侈麗。新序刺奢篇「晉孟獻子聘於晉，宣子餽之，三徒，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卽以不移爲富。」）至召仲考父壺曰「鄉」，叔家父匡曰：「用速兄後諸兄」，晉姜鼎曰：「用康擾妥裏遠猷（近）君子（在位者）」皆明爲生人之用。又晉姜鼎曰：「用菖用德」，德亦指生人飲食之事。

曾伯陁壺云：「用鄉賓客，爲德無假」；詩既醉云：「既醉以酒，旣飽以德」；此德皆非抽象名詞。至曰饋，曰饋，曰盥，均就器物之用途言，即爲養器之徵。凡此爲生人作器而因以祈福，其祈求之對方，已非其祖先乃爲廣泛之天神。其在詩既醉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假樂云：「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小明云：「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凡泛言祈匱，皆以天神爲其假定之對方也。

又如：

匱子子作匱孟媯穀母賡鑑，用旂眉壽，萬年無疆。 ——匱子子作匱孟媯匱

匱侯作孟鼈賡簋，用旂眉壽萬年無疆。 ——匱侯作孟鼈簋

蔡大市膾膾鄭叔姬可母飲餚，用旂眉壽，萬年無疆。 ——蔡大市鼎

齊侯作膾寬圓孟姜盥盤，用旂眉壽，萬年無疆，它它颺颺，男女無替。

——齊侯盤（匱臺鼎文同）

黃大子伯克作仲嬴口膾盤，用旂眉壽，萬年無疆。 ——黃大子伯克盤

此皆賡器，乃嫁女者爲其女子祈福之辭，與作養器者之祈福，皆同以天神，爲其假定之對方。 又如：

綸作子仲姜寶鉶，用旂侯氏永命萬年。 ——齊綸鉶

此臣作器而先爲其君祈福，金文中此類亦數見。 如大克鼎云：「天子其萬年無疆，保辭（爻）周邦，旣（唆）尹四方」；艅旼云：「天子其萬年，眉壽貢者，旣在位」；國差鑪云：「侯氏受福眉壽，侯氏毋咎毋疵」，此與養器，賡器，均同爲對天神祈求之辭。

勾與祈同意，說文並訓爲求，故金文旂勾字多連用。 如：

渥父作姬齊姜龢鑪鐘，用旂乃穆不顯龍（寵）光，乃用旂勾多福。 ——渥父鐘

虢姜作寶尊旼，用禪追孝于皇考惠仲，旂勾康釐屯右，通彖永命。 ——虢姜旼

史顥作朕皇考釐仲，王母泉母尊鼎，用追高孝。 用旂勾眉壽，永命靁冬。

——史顥鼎

史伯碩父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泉母尊鼎，用旂勾百彖眉壽，綰綽永命，萬年無疆。 ——史伯碩父鼎

頌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作朕皇考葬叔皇母葬妣寶尊彝，用追孝旂勾康釐屯右，通彖永命。 ——頌鼎（旼壇文同）

蔡姞作皇兄尹叔尊彝。 尹叔用妥多福于皇考德尹惠姬，用旂勾眉壽綰綽，永命彌亘生，靁冬。 ——蔡姞旼

用作朕皇祖考尊旼，用高孝于前文人，用旂勾眉壽永命，旣臣天子，靁冬。

——追餽

殳季良父作故奴尊壺，用盛旨酒，用宮孝子兄弟婚媾諸老，用旂勾眉壽，其萬年謩冬難老。 ——殳季良父壺

大師匱作筭尊豆，用邵洛（昭格）朕文祖考，用旛多福，用勾永命。 ——大師匱豆

勾經典作介，據古錄卷三之三頌鼎（及餽壺）釋文云：「勾即經典」以介眉壽」「以介景福」之介，勾介一聲之轉。按介勾古同音字，同爲見母祭部字（不僅一聲之轉）故得相通。「以介眉壽」「以介景福」之介，毛傳訓助，鄭箋云大，義皆難通；以金文之勾釋之，則怡然理順矣。詩甫田云「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祈介對文；左傳僖七年傳云：「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求介連言；皆當訓爲祈勾之勾。易繫辭上「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訓求勾之勾，亦於義爲長。上舉諸器言旂勾者，多稱追孝昭格於其祖先（前文人亦祖先之稱）惟殳季良父壺爲媵器，言宮孝子兄弟婚媾諸老者，即宜其室家之意。其所祈勾之事，大都均較他器繁重稠疊。似旂勾連言，頗有加重其語氣之意。至單言用勾者，則仍與言用旂者同。如：

用作文祖它公寶尊彝，用勾萬年亡疆。 ——師遽彝

用作朕文考釐叔尊壺，臣用勾萬年眉壽，永命多福。 ——臣壺

用作朕皇祖公伯孟姬尊旂，用勾多福眉壽，永屯謩冬。 ——不期旂

用作朕穆考後仲尊壺，克用勾眉壽無疆。 ——克壺

用作朕祖考伯寶鑿鐘，用勾屯旂永命。 ——克鐘

克作朕皇祖釐季寶宗彝，克其日用鑾旛辟魯休，用勾康勵屯右，眉壽永命謩冬，萬年無疆。 ——小克鼎

伯陼作畢文考宮叔寶鑾彝，用勾永福。 ——伯陼鼎

陳氏裔孫逆作爲皇祖大宗旂。以腎（勺）永命眉壽。 ——陳逆旂

此以用勾云云，置於爲祖先作器語句下，與上舉用旂諸例全同，即勾福於其祖先之意。又如：

奎父拜顙首對揚天子不杯魯休，用追孝子刺仲，用作尊鼎，用勾眉壽黃耆吉康。 ——師奎父鼎

周孚鑄旅宗彝，用高子文考庚仲，用勾永福。 ——周孚

叔毛作朕文考釐伯釐姬鼎，用朝夕口（高）孝于口唯口學前文人秉德，其刑箇吳配，格于宗室，唯用勾眉壽口魯，吉康利祿。 ——叔毛鼎

用作宗室寶尊，唯用錫福，唯前文人秉德共屯（？）余其用各我宗子，零百生。余其用勾屯魯，零萬年。 ——善鼎

伯戎肇其作西宮寶。 唯用妥神裏前文人，秉德共屯（？）唯勾萬年。

——伯戎殷

余擇畢吉金以作畢元配季姜之祥器，鑄茲寶笑（簋）以高以孝，于大宗皇祖皇妣皇考皇母用勾永命，眉壽萬年。 ——陳逆簋

此以作器與追孝祖先並言，語意更為詳盡。 其用勾之對方，即其祖先益可無疑。 但此處有當注意者，即伯戎殷以妥神裏前文人並舉，神與前文人並為用勾之對方，知作器時之西周神權觀念，已漸次伸張，因而殷代相傳之祖先教義（作福作威皆祖先之事）遂逐漸衰替，以至天神完全代有祖先之地位。 此於祝嘏辭中所顯示之意義，實甚重要。 又如：

作遺盨用追孝，勾萬年壽，孺冬。 ——遺盨

姬鑾彝，用彝用嘗，用孝用高，用勾眉壽無疆。 ——姬鼎

鄭伯大嗣工召叔山父作旅匱，用高用孝，用勾眉壽。 ——召叔山父簋

貢卽作卿生飲饌，勾三壽，懿德萬年。 ——貢单壺

己侯貉子分己姜寶，作殷，己姜石用匱，用勾萬年。 ——己姜殷

遺盨姬鼎云追孝，云烝嘗，仍當為祭器。召叔山父簋作旅簋，與孝勾並言，似是祭養兼用。貢单壺己姜殷皆養器，凡養器其用勾之對方，必為泛稱之天神也。 以上用旅勾用勾諸例，除陳逆殷簋，姬鼎，召叔山父簋外，大都皆西周之器；而用旅諸例，除歸峯殷師噩父鼎復盨外，大都皆東周之器。 即此一二字亦可為鑑定銅器年代之一助。 準此例以論詩經，其用介者共十二見：幽一小雅四大雅四周頌三。 用祩者僅小雅一見大雅三見。 則詩之大小雅及周頌大部分皆為西周之詩也。

金文勾或作割作斂，如：

用高子朕刺考，用割眉壽萬年。 ——無惠鼎

猷其萬年，孰保四國。 ——宗周鐘

勾割古音同屬見母祭部，故得相通。 尚書割申勸寧王之德，宋次道王仲至家所傳古文尚書，割作剗，從勾，卽勾割猷相通之證。 剗又省作害，白家父段云：「用錫害眉壽黃者驅冬」，錫害卽錫匱。 錫爲錫予，勾爲乞求，正一事之兩面，故勾亦有錫予之意，猶之受，兼有授受二意也。 詩酌云：「是用大介，我龍（寵）受之」，大介大錫予之意，放下文云寵受之。 尚書多方云：「惟其大介賚爾」，介賚同義，故連文。 又詩「介爾景福」，「介爾昭明」，「介以繁祉」之介，亦有錫介之意。

金文氣，用與旂勾同，惟兩見：

用鑄爾羞銅，用御天子之吏（使）洹子孟姜用氣嘉命，用旂眉壽萬年無疆，用御爾吏（使）。 ——洹子孟姜壺

上都雠公誠作尊鼎，用追孝于皇祖考，用氣眉壽萬年無疆。 ——雠公誠鼎
洹子孟姜壺氣旂對文，氣亦求也。

金文孝亦與旂勾並用，說文饋拜並從孝，饋又作饋，是孝卽貢之本字如：

衛肇作季文考已仲寶鑄鼎，用孝壽，勾永福，乃用鄉王出入吏（使）人，眾多僕友。 ——衛鼎

杜伯作寶盃，其用高孝于皇神祖考，子好僕友，用孝壽，勾永命。 ——
杜伯盃

伯欝作季宮室寶鑄，用追孝于季皇考，唯用旂孝萬年。 ——伯欝簋

貢又從貝聲，拜貝古並在祭部故得相通。 孝勾對文，旂孝連言，知孝亦有旂勾意。

二 錫 降 妥 倥 使

祝嘏之辭，旂勾者之對方則爲天或祖先。 凡天或祖先以嘏予人者，在金文則曰錫，曰降，曰妥，曰僕，曰使。

金文錫皆作易，亦作賜，唯曾伯鑄簋從金作鑄，齊庚壺從貝作賜。 詩有錫無賜，故金文易皆釋爲錫。 金文之言錫者，如：

鑄作朕皇考鑄彝尊鼎，用高孝于朕皇考，用錫康勸魯休，屯右眉壽，永命驅冬，其萬年無疆。 ——散鑄鼎

用作朕文考釐叔寶殷，用錫壽（？）壽萬年，永寶用于宗室。——鄧開殷
釐叔多父作朕皇考季氏寶支（盤）用錫屯彖，受害福，及孝婦媒氏，百子千孫。——釐叔多父盤

用作宗室寶尊，唯用錫福。——善鼎

仲師父作季妓姐寶尊鼎，其用高用孝于皇祖帝考，用錫眉壽無疆。——仲師父鼎

□叔買自作尊殷，其用追孝于朕皇祖啻考，用錫黃者眉壽。——叔買殷
哿遺作寶殷，用追孝于其父母，用錫永壽。——哿遺殷

上鄀公敦人作用殷，用高孝于季皇祖，于季皇考，用錫眉壽萬年無疆。
——上鄀公敦人殷

鄀公平侯曰乍尊鑑，用追孝于季皇祖晨公，于季皇考孱趙公，用錫眉壽萬年無疆。——鄀公孟

此或言爲祖先作器，或言追孝於祖先，文句結構，與前舉旂勾諸例全同。蓋言旂勾者，旂勾於祖先，言錫者，祖先所錫，所言雖兩面，所指則一事。又如：

用作醴壺，用鄉賓客，爲德無暇。用孝用高，用賜眉壽，子孫用受大福無疆。——曾伯墮壺

余用自作寶匡，以征以行，用盛稻粢，用高用孝，于我皇祖文考，天錫之福。——曾伯橐不黃者，萬年眉壽無疆。——曾伯橐簠

此曾之二器，皆祭養並用。蓋言用鄉（饗）賓客，爲德無暇（即詩「烈假不瑕」之瑕），以征以行，用盛稻粢，皆生人之事，而孝高則用爲祭器。此處最可注意者，即曾伯橐於用孝用高于我皇祖文考之下，而承之曰天錫之福，知此時（均爲春秋時）對於祖先之觀念，已遠不及前此（尤其殷商時）之隆重。蓋禍福之原，實爲一切宗教之最後壁壘。今可以禍福人者，既非其祖先而爲天，則人之所以敬事其祖先者，其情緒必漸爲事天所奪。兩周迄今，中國事祖觀念，所以不能形成爲宗教儀式者，其故在此。金文又有泛言用錫者，如：

唯伯其父作旅祐（簋）用錫眉壽萬年。——伯其父簋

黃君作季羸姬賸殷，用錫眉壽黃者萬年。——黃君作季羸殷

此養器臘器均言用錫，卽天之所錫也。

降者自上而下之謂，金文之言降者，如：

先王其嚴在上，彙彙數數，降余多福，福余口孫，參壽唯璵。——宗周鐘

先王其嚴在帝左右，獸狄不孽，彙彙數數，降福無疆。——猶鐘

皇考嚴在上，翼在下，彙彙數數，降旅多福。——號旅鐘

皇考其嚴在上，寗寗數數，降余魯多福亡疆，唯康右屯魯，用廣啓士父身，勵于永命。——士父鐘

前文人其嚴在上，彙彙數數，降余厚多福無疆。——井仁安鐘

用作口公大口鐘，用降多福，用流喜前文人，用旂康釐屯魯，用受缺——昊生鐘

皇祖考其彙彙數數，降克多福，眉壽永命，旣臣天子。——克盃

作朕皇祖幽大叔尊殷，其嚴在上，降余多福繁釐，廣啓禹身，勵于永命。

——叔向父殷

周人祀祖配天，「在上」，「在帝左右」，故得云降。宗周鐘猶鐘稱先王，是以天子配天。號旅鐘以下，雖臣民祖先亦云嚴在上，實有配天之義。禮記中庸云：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視，故曰配天」；郊特性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天也」；凡此所言，皆天子與臣民所共有之事。禮記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似謂唯天子祀祖配天，則非其溯義矣。此諸器措辭皆互相似，其時代必相去不遠。」

宗周鐘爲昭王時物，克盃爲孝王時物，號旅見於鬲攸從鼎散盤，爲厲王時物，詩六月「有嚴有翼」，常武「有嚴天子」，兩詩皆宣王時作，皆用嚴翼字。故此諸器，大致可認爲西周時物。其東周之器，言降福者，則不數見。如：

王子刺公之宗婦鄧娶爲宗彝鑾彝，永寶。用降大福，保辭鄧國。——

宗婦殷（匱簋同）

此云用降大福，承宗彝鑾彝（宗彝爲祭器，鑾彝爲養器）而言，用降者當指天言，與前舉諸器皆認爲祖先所降者不同。按詩言降福，多以爲祖先之事（亦有以爲天者）如鳬鷺云：「公尸來燕來宗，旣燕于宗，福祿攸降」；豐年云：「烝畀祖妣，以洽百

禮，降福孔皆𠂔；闕宮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又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辟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凡此降福，皆以為祖先之事。至於降喪降畏，則與祖先無關，如節南山云：「昊天不備，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雨無正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蕩云：「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桑柔云：「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蠭賊，稼穡卒痒」；瞻仰云：「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召旻云「天篤降喪」；「天降罪罟」。在金文中亦如此。如大孟鼎云：「畏天畏」；毛公鼎云：「取天疾畏」；師匱殷云：「今日天疾畏降喪」；鹽簋云「則唯輔天降喪」；戊鼎云「哀哉，用天降亦喪于下國」；凡此降喪降畏，無不認為天之所為。此點實與殷人不同。如盤庚中云：「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又云：「高后丕降與汝罪疾」；又云：「高后丕乃崇降不祥」；其罰皆由高后降，高后即殷之先君。甘誓「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以賞罰分屬祖與社，全是周人思想。殷以前無此觀念。又湯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云：「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以罪罰屬天，亦是周人思想。

金文妥用於祝嘏語中，有與旂勾對文者，如：

蔡姞作皇兄尹叔尊羈彝，尹叔用妥多福于皇考德尹惠姬，用旂勾眉壽綽綰，永命彌畢生，謚冬。——蔡姞殷

或者作旅鼎，用勾僕魯福（福作旂，即周字用勾永彌之省文）用妥眉（？）彖，用作文考宮伯寶尊彝。——或者鼎

此妥字詩皆作綏。雖「綏我眉壽，介以繁祉」；綏介對文，綏與妥同，介與勾同。載見「綏以多福」，亦與「用妥多福」語同。毛鄭傳箋綏皆訓安，而此兩處均無釋。陳奐毛詩傳疏於「綏」則釋爲安，而於「載見」則證其義曰：「天乃予以多福」；蓋綏於此，似以釋予爲安，然徧查舊詁皆無此訓。案此妥字，當讀如士虞禮「祝命佐食隋祭」之隋（各本皆作墮，胡培翬儀禮正義依周禮改爲隋）。鄭注：「下祭曰隋，隋之言猶墮下也……今文墮爲綏……齊魯之間謂祭曰隋」。隋祭之隋，儀禮今古文互有不同。據鄭注此篇古文作隋，今文作綏。而特牲饋食禮「祝命接祭」鄭注墮與接讀同耳，今文改接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接祭也；是古文隋又作接。此篇下

文又云「佐食授接祭」；鄭又注云：「妥亦當爲接……今文或皆改妥爲接」；是此處古文爲妥而今文爲接。又少牢注亦云：「綏或作接」；是妥接綏隸，今古文多參差互不一致。按妥墮古同聲字，同屬透母魚部（若溪漁隱叢話曰「西北方音以墮爲妥」）故得相通。墮有墮下之意，墮下猶言降。上舉妥綏諸例，如均以降釋之，則不至扞格難通矣。金文妥又與各（格）對文，如：

寧肇謀作乙孝尊殷，其用各百神，用妥多福。——寧殷

格至也，至與降義亦相因（沈子官殷「用水（氣）齧命，用妥公唯壽」；妥亦當訓降）。

俾金文作卑，其義皆當爲使。其用於假辭者如：

卑女饑饑剗剗，龢龢倉倉。——者盤鐘

卑若鐘鼓，外內剗辟……卑百斯男，而執斯字。——齊夷鑄

此卑女卑若，皆命令之辭（女若皆第二人稱，女汝同，若亦汝也）自爲祖先或天所命。其在詩天保云「俾爾單厚」，「俾爾多益」，「俾爾戢穀」，卷阿云：「俾爾彌爾性」，閟宮云：「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亦俾爾連言。惟載見「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以綏俾對文。綏俾皆就予假者言。

使金文作吏，其用爲假辭者，如：

其吏（使）「多父眉壽考，吏（使）利於辟王卿士師尹卿友兄弟諸子昏葬（婚媾）」。——賛叔多父盤

假辭使僅一見，其在詩楚茨云：「使君壽考」，亦僅一見，語亦略同。

詩於上舉諸字外，有言詒者。天保云「神之弔矣，詒爾多福」；詒，金文未見。

三 受

受者，承受之意。蓋祝嘏之辭，先之以旂勾，繼之以錫降，終之以承受。故或言旂勾，或言錫降，或言承受，仍是一事。金文言受者，如：

不怀孔（揚）皇公受京宗懿釐，——班殷

尹其瓦萬年受𠩺永魯，亡競在服。 ——尹卣

伯康作寶殷，用鄉側友，用饋王父王母，它它受茲永命，亡疆屯右。

——伯康殷

用鄉大正音，王賓，饌具以臥，弭仲受無疆福。 ——弭仲簠

虢姜作寶尊殷，用禪追孝于皇考惠仲，旂勾康釐屯右，通景永命，虢姜其萬年眉壽，受福無疆。 ——虢姜殷

用作醴壺，用鄉賓客，爲德無段。 用孝用富，用賜眉壽，子孫用受大福無疆。 ——曾伯陼壺

攻師口鑄西郭寶鑑四秉，用實旨酒；侯氏受福眉壽。 ——國差鑑

虔敬朕祀以受多福……作盤獻鐘……以邵霧（昭格）孝富，以受屯魯多釐，眉壽無疆。 ——秦公鐘

作嘉宗彝，以邵皇祖旣嚴徽格，以受屯魯多釐，眉壽無疆。 ——秦公殷

辟辟康盤，承受屯德，旂無疆，至于萬億年。 ——嗣子壺

此諸器言受者，多承祖先而言。 惟尹卣國差鑑乃爲其尹君祝福之辭。伯康殷
弭仲簠均養器，其所受，當承天而言（詩言受如「受天百祿」，「受天之祐」，「既受帝祉」，「受祿于天」，皆對天而言）。 又受授古本無別，金文受亦有作授解者。 如：

受余通景康釐屯右，廣啓朕身，勵于永命。 ——受鐘

賛叔多父作朕皇考季氏寶支，用錫屯景，受害福。 ——賛叔多父盤

受余連言，錫受對文，受皆當爲授。 言授仍爲錫降之意，與受語意迥別（詩無作授解者）。

四 其

金文每於銘文之末，對於所製之器，致其頌禱之辭，如：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噩侯駁方鼎

鄭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富。 ——鄭旼

虢姜其萬年眉壽，受福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富。 ——虢姜殷

頌其萬年無疆，日邇天子顥命。 子子孫孫永寶用。 ——史頌鼎

頌其萬年眉壽，耽臣天子，驅冬，子子孫孫寶用。 ——頌鼎

余其永萬年寶用，子子孫孫其帥井受茲休。 ——彖伯戎段

顥其萬年多福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昌。 ——史顥鼎

其萬年驅冬難老，子子孫孫，是永寶。 ——殳季良父壺

其萬年眉壽，□□是□，驅命無其(期)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邾公孫班鉢

其眉壽無基(期)子子孫孫，永保鼓之， ——子璋鐘

其眉壽以饋，萬年無眞(期)，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邾太宰簠

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它它颯颯，壽老無替，永保用之。 ——邾叔匱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昌孝于大宗。 ——兮熬壺

康其萬年眉壽，永寶茲段，用夙夜無怠。 ——伯康段

其萬年永寶，用鄉出內使人。 ——小子生尊

走其眾卑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 ——走段

其子子孫孫，其永用之。 ——叔姬驅簠

集叔其萬年永及仲姬寶用。 ——集叔盤

此類銘辭在金文中不勝列舉。 以上僅選其辭意較長者錄之。 其辭相錯綜，或與此複出者，則不錄。 其辭較簡短者，如「子孫其永寶」，「其萬年寶用」，「其萬年用鄉寶」，「其永寶」之類，亦不錄。 以上所錄皆用其字以爲擬議之辭。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五云：「其擬議之詞也」，「其諸亦擬議之詞也」。 又云：「其猶將也」，「猶尚也」，「猶若也」，「猶甯也」，將尚若甯皆有擬議之意。甲骨文卜風雨田獵，每駢列兩種擬議之詞，刻於左右相對稱之地位。 一爲肯定的擬議，曰「其雨」，「其遘大風」，「其獲」。 一爲否定的擬議，曰「不其雨」，「不其遘大風」，「不其獲」，（參看胡光偉甲骨文例）。 此等語法，在經傳中仍然保存不少。 如易否之九五「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詩伯兮「其雨，杲杲日」；七月「八月其穫」；書盤庚中「不其或稽」；召誥「不其延」；洛誥「叙弗其絕」；左傳僖十五年傳「以德爲怨，秦不其然」；晉語「多而驟立，不其集亡」；

皆是。以文法言，此諸其字皆爲副詞。在動詞靜詞之前，（叔姬簋上其字爲代詞，下爲副詞）馬氏文通卷六，謂其字有擬議不定之意者爲詞狀（即副詞）此即其例也。此諸其字，皆可視爲肯定的擬議之辭。因其爲肯定的擬議，故銘文中之「其」字，或省略之，如：

孫孫子子萬年用畜祀。——段段

孫孫永寶，用夙夜畜孝于宗室。——叔妣段

子子孫孫永保用之。——國差鑪

永寶——番生段

此諸銘文，遂完全成叙述之詞矣。

五 眉壽 壽考 壽老 萬年 萬壽 無疆 無期

以生存爲幸福，要爲含生之類之所同。故金文中最普遍之嘏辭，即爲壽考。所謂眉壽，壽老，黃者，皆壽考之異辭。萬年，萬壽，無疆，無期，即所冀壽考之極致。

古稱老壽爲眉壽。毛詩七月傳「眉壽毫眉也」，南山有臺傳「眉壽秀眉也」，正義釋之云：「老者必有毫毛秀出」，皆以眉爲眉目之眉。金文眉作𡇗，或從水作𡇗，或省作湊，從無作眉者。𡇗即詩「亹亹文王」「亹亹申伯」之亹。說文篆從此，篆畫均小有譌異。說文「𦥑，赤苗，嘉穀也」，爾雅釋草「𦥑，赤苗」；郭注「今之赤粱粟」。舍人注：「𦥑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山草也」，舍人以𦥑爲薇。眉𦥑薇古同聲，同爲明母脂部字，故得相通。謂之赤苗者，字又作𦥑，作𦥑。詩「眉𦥑維芑」，傳「𦥑赤苗也」，說文禾之赤苗謂之𦥑，𦥑𦥑並明母字，亦得相通（眉又作𦥑，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鄭注「古文眉爲𦥑」，大戴記王言「孔子愀然揚𦥑曰」，荀子非相「伊尹之狀而無須𦥑」，均以𦥑爲眉，𦥑眉亦同音字）。據此以詩之眉壽即金文之𡇗壽，自爲甚當之解釋。

方言一：「眉老也，東齊曰眉」；此當指眉壽之眉，訓老蓋其本義。詩「亹亹文王」「亹亹申伯」皆形容文王申伯之老。爾雅釋詁以亹亹爲勉者，不免望文生訓矣。

金文眉壽，萬年，無疆，無期，每錯綜成文：曰「萬年無疆」，曰「眉壽無疆」，曰「眉壽萬年」，曰「萬年眉壽」，曰「眉壽萬年無疆」，曰「萬年眉壽無疆」，曰「眉壽無期」，曰「萬年無期」。凡此諸辭，在金文中，極常見。就其年代之可考者言，最早不過共王之世，約元前十世紀頃。

西周金文據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所載，曰「萬年無疆」者七器：

師遽彝 銘稱同時人有宰利，宰利與利鼎之利，當是一人。利鼎趙曹鼎，並有井伯其人。趙曹別一器稱葬王在射廬（古共字皆作葬）即葬王時物。師遽彝之年代，當在共王或其相近之世。

大克鼎 銘稱其皇祖師華父在葬王之世，則此器必作於共王二三代之後，夷厲之世。

小克鼎 與大克鼎同爲善夫克所作，當是一人之物。

伊誄 同時有躡季其人者，亦見大克鼎，其年輩必與善夫克相當。

散蠻鼎 所稱製器年月，與小克鼎同，語亦大致相似。

史頤鼎及誄 史頤與頤即一人。金文頤鼎殷丁巳日作，頤鼎殷既死霸甲戌日作，甲戌適後於丁巳十八日；如以丁巳爲初吉（朔至八日）則甲戌適在死霸之時（二十三至晦）。頤鼎殷，與散蠻鼎小克鼎，嘏辭語頗相似，似爲同時之器。

虢季子白盤 舊說均以爲宣王時物，郭據後漢書西羌傳所引紀年，以爲夷王時物。

曰「眉壽無疆」者二器：

不期誄 舊說以爲宣王時物，郭亦謂夷王時物。

伯克壺 此稱伯克與善夫克似非一人，其字體亦較晚出。即謂伯克與善夫克爲一人，亦不過夷厲時物。

曰「萬年眉壽」者三器：

頤鼎殷，說已見前史頤鼎殷下。

舀壺 與舀鼎之舀，恐非一人。舀壺稱其文考爲釐公，舀鼎稱其文考爲齊

伯；晉壺稱其祖考作冢嗣土於成周八自，晉鼎，稱其祖考嗣卜事；晉壺有井公右受王命，晉鼎丌叔錫晉赤金，晉使人訟于丌叔，如謂丌公即丌叔則此兩丌之地位懸殊實甚。又克鐘有士晉，蔡殷有宰晉，一爲士，一爲宰，凡此均不能逕指爲一人。故此器之年代，尙不能相當比定。以字體論之，當與史頌諸器年代相當。

蔡殷 同時之史失又見於諫殷，揚殷。諫殷稱文考爲惠公，與酓攸從鼎及盤稱其文考同名，或即酓攸從之兄弟輩。酓攸從鼎盤爲厲王時物，此亦當相去不遠。

曰「眉壽萬年」者一器：

無惠鼎 同時之嗣徒南仲見於詩六月，知爲宣王時物。

曰「眉壽萬年無疆」者二器：

兮甲盤 兮甲字伯吉父，即詩之尹吉甫，兮其氏，尹其官，伯其尊稱也。

尹吉甫宣王時人，器又稱格伐玁狁，亦與詩六月合。

卿殷 有王格于宣廟語，宣廟又見於虢季子白盤，或以爲即宣王，或其以後時稱。

以上十五器，皆共王以後之物，而厲宣之世，尤爲盛行。據此亦可爲金文斷代的相對標準之一。即凡稱述上舉嘏辭者，皆當爲共王以後之物也。

東周而後，此類嘏辭稱引尤繁，其可供討論者有二。一，詩中稱引最多之「萬壽無疆」，在金文中無論西周或東周均不見。其萬壽二字連用者，亦僅見春秋時之三器。二，金文言無期者，皆偏於成周以東之春秋時器。以下當分述之。

金文言「萬年無疆」，「眉壽無疆」，「萬年眉壽無疆」，「眉壽萬年無疆」，而不言「萬壽無疆」。蓋壽爲壽考，萬壽連屬，實不成詞。金文稱萬壽者三器：康叔盤云：「其萬壽永寶用」；伯百父殷云：「用夙夕吉，用旂萬壽」；其次句鑑云：「用旂萬壽」，皆春秋時晚出之器（邾來佳鼎云：「萬壽眉其年無疆」，文義錯亂，應作其眉壽萬年無疆）。萬壽即萬年眉壽之省稱。遺盤云：「勾萬年壽」，邾公鉤鐘云：「旂年眉壽」，一省眉字，一省萬字。又詩七月「萬壽無疆」，禮記月令孟冬注引作「受福無疆」；江漢「天子萬壽」師艅殷作「天子其萬年眉壽」。據

此則詩之「萬壽無疆」如非省稱，即係誤讀。據金文言，萬壽連文，僅春秋時器三見，足證春秋以前，尚未甚流行。而詩之作者年代，又決不能晚于春秋之世，是知詩之萬壽，當非省稱，必爲後人誤讀所致。蓋金文賈從臼，與萬之上部作匚者極相似，萬壽即眉壽之誤。金文有「眉壽無期」，「萬年無期」而無「萬壽無期」，「萬年眉壽無期」，亦可爲一旁證。

無期之期，金文從日作眞，或作朞，或又從言作謨，或省作其，作謨，或借期墮眞基爲之，獨無從月之期。經典從月之期，乃金文期或墮之謬。金文言「眉壽無期者」九器，言「萬年無期」者三器，計楚三器（王孫遺者鐘，王子申盡孟，王子吳鼎）徐二器（沈兒鐘，徐王子旛鐘）許二器（子章鐘，許子鹽師鐘）齊一器（齊貞母壺）邾一器（邾太宰欖子簠）蘇一器（寃兒鼎）不詳者二器（襄鼎乙彝，似徐許之物），其地皆在成周以東。其字宛轉勻稱又自相似，皆春秋時物。其他言無期者，如齊侯盤匜鼎羣及慶叔匜曰「男女無期」，季叔匜曰「壽老無期」，皆齊器；如邾公孫班鑄曰「靈命無期」，爲邾器；如晉公壺曰「受福無期」，爲紀器；又皆春秋時齊東之物。詩翫云：「思無期」，爲魯僖公時詩。凡此皆無期語，春秋時盛行於東方之證。據此論之，小雅南山有臺之「萬壽無期」，白駒之「逸豫無期」，其詩與國風頗近似，或即東周之作。

六 三壽 召公壽

三壽，經傳僅見於詩闕宮，而金文則數見：

先王其嚴在上，彙彙數數，降余多福，福余口孫，參壽唯璵，覩其萬年，屹保四國。——宗周鐘

晉姜用旂綽綰眉壽，作寃爲亟，萬年無疆，用富用德，屹保其孫子，三壽是利。——晉姜鼎

眞半作眧，生飲壺，勾三壽，懿德萬年。——眞半壺

用旂眉壽繁釐于其皇祖皇考，若召公壽，若參壽。——者盤鐘

金文三作參者，如召伯虎敦：「公宕其參，女則宕其貳，公宕其貳，女則宕其一」；貳參字並見。是數字之用大寫，在西周時已然矣。

闕宮「三壽作朋」，毛傳「壽考也」，陳免疏，『三考義未聞，考乃老之誤，張衡東京賦：「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云：「三壽三老也」』案鄭箋「三壽三卿也」，禮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疑鄭本此爲說。漢三老爲官名。漢書高紀（漢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之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後漢書王景傳「父闕爲郡三老」，是漢之鄉縣郡皆有三老。漢三老僅備諮詢，無俸給，（略如清季地方紳士之類）其制或爲周代之遺。左氏昭三年傳云：「民參其力，三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凍餒，卽不受祿之證。禮記文王世子樂記祭義皆記三老五更之事，白虎通論養老之義云：

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據安車，輶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

此雖儒者緣飾之說，但三老五更爲壽老者之稱，則可無疑（更當是叟之譌字）。左傳之三老，杜注云：「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案左氏僖三十二年傳云：「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秦穆稱蹇叔爲中壽，則古時自有上壽中壽下壽三等之分也。

闕宮「三壽作朋」，仍是祈壽老之義，其辭與天保之詩多同。如：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闕宮

如南山之壽，不齎不崩。——天保

天保之齎，毛傳云：「虧也」，是闕宮之「不虧不崩」卽天保之「不齎不崩」，同一。闕宮以岡陵譬壽，天保以南山譬壽，同二。據此言之，天保爲祝壽之辭，則闕宮亦是祝壽也。闕宮之詩，上文云：「俾爾壽而臧」；此後云「三壽作朋」者，前云壽，此云八十以上之壽，文義正相承。林義光詩經通解闕宮篇釋此語云：

三壽作朋，言以三壽之人爲輔佐也。……此詩自「黃髮台背」以下，始爲祝壽之辭。而「保彼東方」至「如岡如陵」數語，則但言保國，而與祝壽無涉。猶宗周鐘云「降余多福，福余口孫，三壽惟利，割其萬年，畯保四國」；言保國而不及壽。晉姜鼎云：「用旂綽綰眉壽，乍寢爲亟，萬年無

疆；此爲祝壽之辭，而下文云「用享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亦言保孫子而不及壽也。解詩者徒見經有三壽二字，遂謂爲祝壽者，則過矣。

案三壽僅備諮詢，本無職位，不足與保國之事。而林氏此說，以釋貢帛壺者盞鐘，亦不可通，知非達詁。

者盞鐘以參壽與召公壽並列，召公壽見於記載者：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壽百九十餘乃卒。——風俗通皇霸篇
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尙爲大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論衡氣壽篇

召公年壽之記載，果爲實錄與否，姑不深論。但在春秋時，即者盞作鐘時，傳說中召公已有壽老之稱，故與參壽並列。以此言之，以三壽爲祝壽考之辭，亦不爲過矣。

「三壽作朋」者，金文多以朋友連稱，字作側。詩伐木云「友生」，貢帛壺作「側生」，是側卽友也。以「三壽爲朋」，正是祈壽考之意。

宗周鐘「參壽唯瑞」，晉姜鼎「三壽是利」，林義光詩經通解闕宮篇皆讀爲賴（原注利賴一語而分兩音，賴古文作刺，與利同字）三壽惟賴，三壽是賴，言依賴老壽之人以保國保孫子。案林說雖辨，而實無當，說已見上。瑞利仍當讀利。墨子經上「利所得而善也」，言利得之也。

七 永命 彌生 霾冬

金文「永命」，「彌生」，「霾冬」三彷語，向來釋者僅以爲頌壽之辭而無說（孫詒讓林義光於彌生之說亦不詳，林且失其義），故其含義遂不能明，茲分別論之。

金文祈勾永命之辭甚多，茲不備舉，僅就其足供解說者言之，如：

它它受茲永命，無疆屯右。——伯康段

皇祖考其數數彊彊，降克多福，眉壽永命，曉臣天子。——克盤

皇考其嚴在上，數數饗饗，降余魯多福亡疆，唯康右屯魯，用廣啓士父身，
勵于永命。 ——士父鐘

作朕皇祖幽大叔尊殷，其□□（嚴在）上，降余多福繁釐，廣啓禹身，勵于
永命。 ——叔向父殷

此永命曰受，曰降，明爲天神或祖先之命（令）而非生命性命之命。書盤庚上云：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召誥云：「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受天永命」，
「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詩文王下武云：「永言配命」，凡此皆指天命而
言。 古人以爲國之興滅，人之生死，皆由天命。 故大命摯（書西伯戡黎云：「大
命不摯」，摯至也）大命近（詩雲漢「大命近止」）遐終命（書召誥「天既遐終大邦
殷之命」）中絕命（書高宗肜日非天天民，中絕命）皆滅亡之徵。 惟永命乃長受天
祐（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已即永命之意）。

金文有言謚命嘉命者，如：

饁其厖厖（熙熙）萬年無疆，謚冬謚命。 ——饁殷

用旂眉壽謚命難老。 ——齊夷鑄（太宰歸父盤同，惟用作以。）

謚命無期 ——邾公孫班鑄

用氣嘉命，用旂眉壽萬年無疆，用御爾使。 ——洹子孟姜壺

廣雅釋詁「謚令也」，爾雅釋詁「令善也」，詩抑「無不柔嘉」，鄭箋云：「嘉善
也」，謚嘉皆有善意。 變永命言謚命嘉命者，蓋長受天祐者乃天之善命也。 金文
凡言永命者，多西周器，言謚命者，多春秋時器，言嘉命者僅一見，乃春秋晚期器
(春秋時器亦有言永命嘉命者如陳逆簋，但不多見)。 據此知春秋時對於天神或
祖先之觀念，已不如前此之隆重。 蓋永命有不可一時或離之意，而謚命嘉命，則無
此意。 言永命則人必依天神或祖先而生存，言謚命嘉命，則人僅須神之善命即足，
不必永久監臨在上也。

詩既醉云：「景命有儀」，景命即金文之永命。 古永景並在陽部，永影又同爲
影母字，故得相通。 景命爲永命，猶之景行即永行，景福即永福。 車輶「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景行爲遠行，舊釋景爲大，殊不可解。 金文有永命無景命，有永
福無景福，並爲景永相通之證。

金文言彌生者計三器：

用旂勾眉壽綽綰，永命彌畢生，謳冬。——蔡姑旼

綰綽眉壽，永命彌畢生，萬年無疆。——叔便孫父旼

用旂侯氏永命萬年。綸保其身，用旂用孝，于皇祖聖叔，皇妣（妣）聖姜，于皇祖有成惠叔，皇妣（妣）有成惠姜，皇考遵仲，皇母。用旂壽老母死，保廩兄弟。用求考命彌生，肅肅義政，保廩子性（姓）。——

齊綸鑄

此彌生據孫詒讓古籀拾遺中綰綽眉壽旼（即叔便孫父旼）釋云：

詩大雅卷阿「俾爾彌爾性」，毛傳云：「彌終也」，鄭箋云：「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原注周書證法篇「彌年壽考曰胡」，又釋其義曰彌久也），與毛傳略同。此彌生即詩之彌性，性生二字古通用，白虎通義情性篇「性者生也」。

孫氏以詩之彌性釋彌生，所引鄭箋彌如釋終，則彌畢生，僅為終其生之意，所謂無困病之憂者，乃出增字解經，實非原文之意。林義光詩經通解卷阿篇不取此說，而更釋之云：

性讀為生，「俾爾彌爾性」謂使汝長生也（原注彌借為ழ，說文「彌久長也」）蔡姑旼「用旂勾眉壽綰綰，永命彌畢生，謳終」，齊侯鑄（案即夷鑄）「用求考命彌生，」皆以彌生為長生。

此以長生釋彌生，其說之當否，須就同書同器之文證之。詩生民「誕彌厥月」，閼宮「彌月不遲」，彌厥月，彌月，與彌畢生，彌生，語例正同。毛傳釋彌為終，言后稷終月誕生，終月即滿月，今俗語仍如此。綸鑄於彌生之外，又云「余彌心畏忌」，彌心畏忌即滿心畏忌（漢書司馬相如傳「彌山跨谷」，注彌滿也）凡此同書同器之彌，若釋為長久，則均不可通。且金文兩言彌畢生，皆與永命連文，言永命終其生也。綸鑄彌生亦與考命連文，言考命終生也。詩卷阿言「俾爾彌爾性」，亦貫下文而言，言俾爾終爾生似先公曾矣，百神爾主矣，純嘏爾常矣。如釋彌為久，則久其生，久爾生，亦不辭也。

金文謳冬常置於並列諸仂語之最後，如：

用旂勾眉壽綰綽，永命彌畢生，謹冬。 ——蔡姞殷

用追孝，旂勾康麗屯右，通彖永命，頌其萬年眉壽，耽臣天子，謹冬。

——頌鼎

用旂勾眉壽永命，耽臣天子，謹冬。 ——追殷

用勾康勵魯休，屯右眉壽，永命謹冬。 ——敷縕鼎

用勾康勸屯右，眉壽永命，謹冬。 ——小克鼎

用旂勾眉壽，永命顯冬。 ——史顥鼎

用勾多福眉壽，永屯謹冬。 ——不期殷

用追孝，勾萬年壽，媾冬。 ——遣盨

用錫害眉壽黃耆，謹冬。 ——伯家父殷

此諸器謹冬皆在所旂勾之最末，而與眉壽永命諸辭並列（謹冬下或以「萬年無疆」總東上文，或以「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爲更端之文）故此諸冬字，皆當釋終。金文有言無冬，永冬，永亡冬者，（周公殷云：「克奔上下帝，無冬」；井仁妥鐘云：「得屯用魯，永冬于吉」；井侯尊云：「其孫孫子子永亡冬」）終亦作冬，是其證。謹冬卽令終。詩既醉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淑，公尸嘉告」；此公尸嘉告，卽尸嘏主人之辭。令終爲嘏辭，非金文之謹冬而何？周語下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門，將毀王宮，王將壅之，太子晉諫曰：

夫亡者豈繁無寵，皆黃炎之後也。惟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財，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開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

周語以此詩之「高朗令終」對「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而言；則令終正是善終之意。曰高朗，曰昭明，言在位之顯赫，猶金文言耽臣天子也（耽同啖，詩作駿，駿長也）。檀弓下載春秋時頌禱之故事云：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奂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

禱。

全要領以沒，斯爲善終。 洪範五福，其五曰考終命，則嘏辭之旣勾善終，亦不爲擬於不倫矣。

金文有以謚命或難老與謚冬連言者，如：

屮其厖厖萬年無疆，謚冬謚命。 ——屮殷

用旂勾眉壽，其萬年謚冬難老。 ——殳季良父壺

此兩言謚冬，皆不在並列諸旣語之末，在上舉諸器中，實爲例外。「謚冬難老」齊夷
鑄齊大宰歸父盤皆作「謚命難老」。 凡金文言謚冬者，多爲西周之物，而言謚命或
難老者，則多在春秋之世。 此兩器適爲過渡時期之作（殳季良父壺同時所作器，有
季良父盃，季良父簋，似爲東周初物，屮殷由字體觀之年代亦較春秋早）殳季良父壺
以「謚冬」「難老」並言，謚冬爲善終，難老爲長生，二說實不相容。 銘文以酒願
老壽老實爲韻，或以趁韻之故，遂將其時初起之難老說，拉雜並陳耳。

八 黃耆 難老 壽老毋死

黃耆者古稱壽老之徵。論衡無形篇云：『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
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 髮黃而膚有垢，故禮曰「黃耆無
疆」』（儀禮士冠禮三加之詞，有「黃耆無疆，受天之慶」語）詩書有言黃髮者。』
論衡此語，兼釋黃髮之義。 就黃種人之髮膚顏色言，以此語稱壽老自甚切合。 金
文言黃耆者，如：

用勾眉壽黃耆吉康。 ——師至父鼎

用旂眉壽黃耆吉康。 ——師噩父鼎

天子其萬年眉壽黃耆，旣在位。 ——師艅殷

曾伯屮殷不黃耆，萬年眉壽無疆。 ——曾伯屮簠

用錫害眉壽黃耆，謚冬。 ——伯家父殷

用錫眉壽黃耆萬年。 ——黃君殷

用錫黃耆眉壽。 ——買殷

此皆與眉壽連文，知爲壽老之稱。 詩言壽老者，南山有臺云：「遐不黃耆」，行葷

云：「以祈黃耆」，「黃耆台背」，烈祖云：「黃耆無疆」，闕宮云：「黃髮台背」「黃髮兒齒」，於黃耆之外，又有黃髮台背兒齒諸徵。詩言黃髮與黃耆同義，故行葦之「黃耆台背」，闕宮則變言「黃髮台背」。書秦誓亦云；「尚猶詢茲黃髮」；闕宮爲魯僖時詩，秦誓乃秦穆之辭。此二人同時，似黃髮即此時之流行語。台背之義，毛傳云：「大壽也」；爾雅釋詁台作鮀，詩鄭箋本之云：「台之言鮀也，大老則背有鮀文」，郭璞爾雅注：「亦云鮀背，背皮如鮀魚，詩作台，古鮀字也」。兒齒鄭箋云：「亦壽徵」，爾雅釋詁兒作覩，釋名云：「覩大齒落更生細齒，如小兒齒也」。凡此所言，壽老之徵，皆生理上之自然現象。以此爲祈求，可見當時一般人之思想，均不出現實生活之範圍。凡一切理想境界，（如長生久視天堂地獄之說）皆無有。此蓋中國儒家哲學之本色也。

金文有言難老者，如：

用旂勾眉壽，其萬年驅冬難老。 ——殳季良父壺

用旂眉壽驅命難老。 ——齊夷鑄（齊太宰歸父盤同，惟用作以。）

祈難老與祈壽老，其間實有極大之差別。祈壽老則祈有黃耆黃髮台背兒齒諸徵。祈難老，則祈無此諸徵。難老之意可以莊子大宗師「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解之，年長而色若孺子，即難老也。金文又有言毋死者，如：

用旂壽老毋死。 ——齊綸鑄

祈毋死，尤與前述之祈驅冬不同。由祈壽老至祈難老，由祈驅冬至祈毋死，在思想上顯有絕大之轉變。此種轉變，爲受有長生久視說之影響，絕無可疑。吾人現今正可利用此等史料，以推測此說發生之年代。金文言難老者，殳季良父壺約爲東周初年之器，齊夷鑄爲齊靈公時物，齊大宰歸父盤之歸父，或即國歸父，時代略前於齊靈。詩泮水有「永錫難老」語，泮水爲魯僖時詩，齊靈魯僖國歸父時代相去不遠，皆在春秋中世。綸鑄或稍後，或與國差鑄同時，亦爲春秋時物。據此言之，長生久視說必發生於東周初年。余舊疑此說由外族輸入（見古代狩獵圖象考導言第四節），今觀此兩種相反之嘏辭，益信舊說之不可易。且此時王室衰微，北方之羣狄深入中國之境內，自平陽潞安以及山東之境，雜居山谷，縣地千里，故當時邢衛宋魯齊晉鄭諸國，胥被其患（用顧棟高春秋大事年表赤狄白狄論語）被髮左衽之風，駿

及中國（用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語）此長生久視之說，或即與此族同時輸入亦未可知。又金文言難老，毋死，多齊器。此與戰國以來燕齊方士所以獨盛者，或亦不無關係。

九 永保其身 保臚(余)兄弟子往

含生之類，無不以生存為幸福，故嘏辭往往以眉壽與臚冬並列。蓋既生存矣，則求安平。

眉壽為生存，臚冬為安平，而保身，則兼具此二義。

金文言保身者：

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夾叔匜

眉壽萬年永保其身。——員公壺

其眉壽萬年羨保其身。——慶叔匜

女考壽萬年羨保其身。——齊夷鉢

用旂侯氏永命萬年，綸保其身。——齊綸鉢

用旂于皇天及我文考，永保惄(合)身。——徐王義楚鑄

此引齊夷鉢以上四器，皆作一句讀之。眉壽，考壽，與萬年，並為永或羨之副仂詞。此可見保身說，已兼具眉壽之義。保身說所見諸器，大約皆春秋時物。

徐王義楚見左氏昭六年傳，義作儀。其時養生家言已漸盛行，故不曰臚冬，而曰保身。保身說在金文中，年代雖較晚，但在記載上則已見於西周之詩中。

訪落云：「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烝民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烝民為周宣王時詩，訪落之年代，或更較早。此說在中國社會上當有悠遠之歷史。其影響於後來學術思想，至少有兩事可以稱述。

一，為春秋戰國時盛行之貴生或導引說。其說自六欲皆得其宜（見呂岱春秋貴生篇）以至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見莊子刻意篇）期在生理上，建立一種攝生術。惜其時一切科學知識，俱不足以輔助其發達，

其極也，因受外來長生久說之影響，遂流為陰陽方士之說。二，為明哲保身之處世觀。

蓋專制時代之帝王，往往以喜怒生殺人，於此欲求無殺身之禍，必極盡其機詐之能事，曰明哲者，不過美其辭令而已。

莊子養生主云：「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二語，即為明哲二字最切當之注解。其極也遂養成一種卑抑畏懦阿諛取

容之人生觀，如今日之社會是。

金文保身之外，又有言保兄弟子姓者：

用旂壽老母死，保廩（余）兄弟。 用求考命彌生，肅肅義政，保廩子姓。

——齊綸鑄

此如詩殷武云：「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相同。 子姓，經傳皆作子姓。 儀禮特牲饋食禮服虔注：「子姓者，子之所生」；禮記喪大記鄭注：「子姓謂衆子孫」。 此保兄弟子姓雖親親之義，但專制時代人權無保障，必須兄弟子姓可保，而後始無罪人及孥之禍，並可於言外得之也。

十 多福 百福 萬福 大福 無疆福 永福 害福 繁釐 多釐

福爲一切幸福之總名，禮記祭統云：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

洪範分一切幸福爲五類，曰富，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而總名之曰福。 故祝嘏之辭，稱福必置於並列諸仂語之首或末，以示總挈總束之意。 如：

先王其嚴在上，叢叢數數，降余多福，福余□孫，參壽唯翊，旣保四國。

——宗周鐘

皇祖考其數數叢叢，降克多福，眉壽永命，旣臣天子。 ——克鑄

皇考其嚴在上，數數巒巒，降余魯多福亡疆，唯康右屯魯，用廣啓士父身，勵于永命。 ——士父鐘

皇考嚴在上，異在下，數數叢叢，降旅多福。 ——號旅鐘

前文人其嚴在上，數數叢叢，降余厚多福無疆。 ——井仁侯鐘

用降多福，用侃喜前文人，用旂康麗屯魯，用受□□…… ——吳生鐘

其□□上，降余多福繁釐，廣啓禹身，勵于永命。 ——叔向父鍛

用勾多福，眉壽無疆，永屯靄冬。 ——不期鍛

虔敬朕祀，以受多福。 ——秦公鐘鍛

用祀用鄉，多福滂滂。 ——召仲考父壺

用旂眉壽，永命多福。 ——姬旼母豆

金文 篆辭釋例

用勾萬年眉壽，永命多福。 ——曾壺

用邵乃穆不顯龍光，乃用旂勾多福。 ——遲父鐘

其眉壽多福。 ——鄧太宰鐘

福爲幸福之總名，故上舉諸嘏辭，均以多賅之。 其在詩天保云「詒爾多福」，文王云：「自求多福」，大明云：「聿懷多福」，載見云：「綏以多福」，闕宮云：「降福旣多」，皆是。 多之至無逾於百，故又曰百福。 其在詩楚茨云：「卜爾百福」，假樂云：「于祿百福」，闕宮云：「降之百福」，皆是（金文無言百福者）。 百猶未足，盈其數則爲萬，故又曰萬福。 如：

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屯魯。 ——齊夷鉢

它它湧湧，萬福無期。 ——貴公壺

其在詩蓼蕭采菽云：「萬福攸同」，桑扈云「萬福來求」，皆是。 曰多，曰百，曰萬，皆有數可稽，至於有言大福無疆福者：

用受大福無疆。 ——曾伯陁壺

以降大福，保辭鄭國。 ——宗婦殷盤匜

弭仲受無疆福。 ——弭仲簋

言大福則非尋常之福，言無疆福則多至不可計矣。 其在詩言無疆者，假樂云：「受福無疆」，烈祖云：「降福無疆」（無言大福者）皆是。 其言永福者：

用吉于文考庚仲，用勾永福。 ——周孚卣

用萃壽，勾永福。 ——衛鼎

用勾永福。 ——伯陁鼎

永祐福。 ——曾子屨簋

永長也，長與大同義。 其在詩則曰景福（說已見前）。 其言害福者：

用易屯錄，受害福。 ——質叔多父盤

害詩作介，毛傳云：「介大也。」

金文又言繁釐多釐者：

降余多福繁釐。 ——叔向父殷

用旂眉壽繁釐于其皇祖皇考。 ——者盤鐘

以卽饗孝昌，以受屯魯多釐，眉壽無疆。 ——秦公鐘

以卽皇祖，期嚴口各，以受屯魯多釐，眉壽無疆。 ——秦公鎛

釐福也，繁釐多釐猶多福也。

十一 得屯屯德 屯魯永屯 永魯 屯段 屯右

金文言屯者，曰得屯，曰永屯，曰屯德，曰屯魯，曰屯段，曰屯右，舊或以經傳之純釋之。案此諸仂語辭類各異。屯有厚意。國語晉語云「屯者厚也」，齊東鑄云：「余用登屯厚乃命」，登屯厚三字同訓厚，猶秦公鐘殷嚴鄭釐三字同訓敬也。經傳屯作純者，純亦有厚意。晉語載范文子曰：「吾聞之惟厚德者能受多福」。又載趙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此兩說辭若相反，而意實同；上言厚德，下言德不純，純即厚也。純又有大意。詩言「純嘏」，「純熙」，「文王之德之純」，毛鄭傳箋皆釋爲大。純又作醇。書君奭「天惟純佑命」，樊毅修華山廟碑「天惟醇佑，萬國以康」，即用其文。廣雅釋詁「醇厚也」，王念孫疏證云：「凡厚與大義相近：厚謂之敦，猶大謂之敦也；厚謂之醇，猶大謂之純也；厚謂之藏，猶大謂之將也」。純又有全意。儀禮少牢饋食禮及鄉射禮注：「純猶全也」，考工記玉人「天子用全」注：「全純玉也」，蓋純有專一不雜之意，引伸之則爲全也。曰厚，曰大，曰全，皆靜詞。但古語簡質，有時亦逕用爲名詞，如考工記玉人注則以全爲純玉是。此得屯永屯之屯，亦屯德之省文也。

金文言得屯者：

肆克智于皇天，口于上下，得屯亡取，錫釐無疆。 ——大克鼎

不顯皇考寃公穆穆克盟厤心，撝厤德，用辟于先王，得屯亡取。 ——師望鼎

不顯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厤辟，得屯亡取。 ——虢旅鐘

顓盤文祖皇考克貲厤德，得屯用魯，永冬于吉。 ——井仁妄鐘

得屯之得，或釋爲德，言德純美。案金文德得各別，此所引四器，有三器皆德得並見，絕不相混。得屯者猶言得全也。史記田完世家載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

全全亡」；漢書枚乘傳云：「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文選載乘此文，作「得全者昌，失全者亡」。此語與金文言得屯則亡敗，則永終于吉，義實相當。金文取同感，憂也。今甲盤有「休亡敗」語，得屯與休並列，休慶也，喜也，亦與昌義相當。又尚書中言純者如：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酒誥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多方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不憚，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文侯之命

此之言純，亦可與上述諸語互證。酒誥「妹土嗣爾股肱純者」，妹牧聲同，牧卽殷舊都牧野之牧，爾周公命康叔之辭。此語當與多方之辭並觀。多方言「惟天不畀純」者，蓋在天言畀，在人言得，畀與得有相授受之意。天不畀殷純，故殷民不能永于多享。酒誥言今妹土之殷民，所以尙能生存，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者，乃嗣爾康叔股肱之純，非殷純也。文侯之命「侵戎我國家純」者，侵凌也，戎大也，言我國家純大受侵凌，故下文云，我御事無有耆壽長在厥位。蓋純受侵凌，縱不卽亡，亦當夭折。此意與「得全者昌，失全者亡」，文義正相協。據此知金文之言得屯，卽史漢之言得全也。以辭例言之，此屯全均繫於他動詞得之下，皆當爲名詞，卽純德全德之省文。古藉多見純德全德。國語鄭語云：「建九紀以立純德」，淮南原道云：「純德獨存」，莊子屢稱全德，漢書高紀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此與「得全者昌，失全者亡」，並爲成語，蓋互文也。其在金文如：

承受屯德，旂無疆，至於億萬年。——嗣子壺

屯德而曰承受，與屯言得者，同爲有所稟受。是屯爲屯德之省文，在金文中並有其例證也（吳弔壺「勾三壽，懿德萬年」，懿德猶屯德，懿純並可訓美也）。

金文之言屯魯者：

用侃喜前文人，用勾康釐屯魯。——吳生鐘

隹康右屯魯，用廣啓士父身，勗于永命。——士父鐘

用旂眉壽屯魯。——旂盤

余其用勾屯魯，零萬年。 ——善鼎

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屯魯。 ——齊夷鑄

以受屯魯多釐，眉壽無疆。 ——秦公鐘殷

穎釐文祖皇考克贊畢德，得屯用魯，永冬于吉。 ——井仁妄鐘

用錫康勗魯休，屯右眉壽，永命誼冬。 ——散鑑鼎

用旂屯彖永命魯壽。 ——歸峯殷

就辭類言之，此屯魯字當有三種差別：一，屯魯連言者，每與眉壽萬福多釐等仂語並列，此諸仂語，其上一字爲靜詞，下一字爲名詞。二，屯魯並稱，如散鑑鼎，歸峯殷，皆爲靜詞。三，屯魯並稱，如井仁妄鐘，皆爲名詞。屯之爲靜詞，爲名詞，已見上釋。魯與屯連言，或並稱，則魯與屯意亦相近。士父鐘云：「降余魯多福亡疆」，井仁妄鐘云：「降余厚多福無疆」，此兩語全同，而魯厚互見，又均爲多之副詞，則是魯卽厚也。厚爲靜詞，可以不論。其爲名詞者，齊夷鑄，秦公鐘殷，屯魯與萬福多釐並稱，戟者鼎云：「用勾偁魯福」，此以魯福並稱。魯曰魯福，猶屯曰屯德也。猶之叔向父殷以多福繁釐並稱也。古語多複，屯魯卽厚福大福全福之意。井仁妄鐘「得屯用魯」者，用猶與也，言得屯德與厚福也。同例不期殷有「用勾永屯」語，尹卣云：「受畢永魯」，永屯與永魯互見，亦言勾永屯德與永厚福也。又晉姜鼎云：「魯覃京自」，魯亦有厚福之意，言厚福延及京自也。

屯魯連言惟見於金文，其見於經典者則作純嘏。魯嘏古同在魚部，故可通用。金文稱魯休者甚多（如無惠鼎，鹽盤云：「對揚天子不顯魯休」，克鼎云：「其日用嘉朕辟魯休」）惟賓盤云「敢對揚天子不顯殷休命」，蓋魯猶殷也，嘏古當作殷。金文之言屯殷者僅一見：

用勾屯殷永命。 ——克鐘

從殷之字古多與魚部字相通，禮記表記「瑕不謂矣」，鄭注「瑕之言胡也」，瑕讀爲胡，胡與魯嘏並在魚部，是金文之屯殷，卽詩之純嘏也。嘏爾雅釋詁云：「大也」，說文云：「大遠也」，詩小雅賓之初筵「錫爾純嘏」，大雅卷阿「純嘏爾常矣」，毛傳並云「大也」，純毛鄭亦並訓大，純嘏訓大大，殊不成詞，故鄭箋於卷阿曰：「予福曰嘏」，於閟宮曰：「福曰嘏」，於戴見曰「天子受福曰大嘏，辭有福

祚之意」，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曰：「受福曰嘏，嘏長也，大也，待戶授之以長大之福也」，綜此數義言之知毛傳訓大者，必曰「長大之福」，而後詞意始足。

金文之言屯右者：

受余通彖康釐屯右，廣啓朕身，勵于永命。 ——受鐘

用追孝旂勾康釐屯右，通彖永命。 ——頌鼎殷壺

用禪追孝于皇考惠仲，旂勾康釐屯右，通彖永命。 ——號姜殷

用勾康勵屯右，眉壽永命，鼈冬。 ——小克鼎

用錫康勵魯休，屯右眉壽，永命鼈冬。 ——敷鑑鼎

它它受茲永命，亡疆屯右。 ——伯康殷

此屯右字與通彖永命眉壽鼈終諸仂語並列，亦上字爲靜詞，下字爲名詞。右古並與祐佑通用。詩小明鄭箋云：「神明若祐而聽之」，釋文祐本又作佑，作右。右助也，天之所助，卽福也，故祐佑又並釋爲福。屯右連言，亦有厚福大福全福之意。屯右又見書君奭云：「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此純佑卽金文之屯右，惟此皆用爲副詞耳。

十二 通彖 屯彖 百彖 利彖

彖經典通作祿，詩多以福祿並稱，而金文則否。說文以福釋祿，福爲一切幸福之總稱，故祿得釋福。此通義也。析言之，祿之本義，當爲俸祿。周禮大宰「四曰祿以馭其士」注，「若今月俸也」。韓非解老云：「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蓋有祿則足以持（支持）生，無祿則不足以持生，故人死則曰不祿，曰無祿。金之言彖者曰通彖：

用追孝，旂勾康釐屯右，通彖永命。 ——頌鼎壺殷

用禪追孝于皇考惠仲，旂勾康釐屯右，通彖永命。 ——號姜殷

受余通彖康釐屯右，廣啓朕身，勵于永命。 ——受鐘

適當讀如通達窮通之通，通彖卽顯祿。以今語釋之，則高級薪俸也。曰屯彖：

用旂屯彖，永命魯壽。 ——歸斧殷

屯有厚意，屯彖卽厚祿也。 曰通彖，曰屯彖，均不見於經典。 曰百彖：

用旂勾百彖眉壽，綰綽永命。 ——史伯碩父鼎

百彖言彖之多，猶百福也。 其在詩天保云：「受天百祿」，玄鳥云：「百祿是何」，長發云：「百祿是逾」，「百祿是總」，皆是。詩又言千祿，假樂又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千祿與百福對文，林義光詩經通解以千當爲千之誤，其說甚是。賁叔多父盤云：「百子千孫」，亦千百對文，並可爲證。 古本有千祿之語，如旱釐云「千祿豈弟」，論語爲政「子張學干祿」但此則當爲千祿，千祿猶百祿也。 曰利彖：

唯用勾眉壽口（屯）魯，吉康利彖。 ——叔毛鼎

利祿爲常語。禮記表記云：「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利祿互言，利卽祿也，二字同義。 曰眉彖：

用勾偁魯福，用妥眉彖。 ——或者鼎

此眉彖之眉從目，卽眉目之眉，與眉壽之眉有別，意義不詳。

十三 康釐 康勗 康右 吉康

金文言康釐者：

受余通彖康釐屯右，廣啓朕身，勗于永命。 ——受鑪

用侃喜前文人，用旂康釐屯魯。 ——吳生鐘

用追孝，旂勾康釐屯右，通彖永命。 ——頌鼎殷壺

用禪追孝于皇考惠仲，旂勾康釐屯右，通彖永命。 ——虢姜段

釐舊皆釋虔，說誤。金文虔別見，追殷云「虔夙夕」，秦公鐘云：「虔敬朕祀」，虔從虎從文與此形體迥殊。 釐象虎頭在網中，兩手上下持之，疑篆文實卽由此字形譌所致。

說文曼部「奠營求也，從曼人在穴」；案從人者，隸變作匚，在此則爲爪形之譌，從穴爲從岡之譌，從曼者，其下半支之卜當與目形相連，爲從虎之譌。 此字全體皆涉形似而誤，可以曼部之闔證之。闔鄉之闔，漢書王莽傳作闔，曼受相通者，當並由從釐形之省而譌。

說文震部云：「柔革也，從北從皮省，𡇁省聲，籀文作𡇁」；此字亦爲𡇁形之譌。籀篆從北從匚，並是從爪之譌，𠂔（今隸譌作𠂔或尤）爲從𠂔之省。

從𡇁之瓊，漢印作瓊，從𠀤不從支，據羅氏所集碑別字瓊從𠀤者，有晉中書侍郎荀岳，魏皇甫麟，安豐王妃馮氏，中山王元熙，元顯隽隋董美人等墓誌，及唐石淙詩。從𠀤者，𠂔亦當與目相連，爲虎形之譌。虎篆作𩫑，乍觀之則如𠂔，𠂔移於目下，斯爲𠂔或𠂔矣。又唐智積墓誌作瓊，從鼎，尤與虎形相近。又說文叔部𡇁從𠂔，爲𠂔形之譌（說見後）從貝，亦象從虎之譌。

瓊古書多與璿相亂，說文璿，段氏注云：

山海經「西王母之上有璿瑰瑤碧」，郭傳「璿瑰玉名」，竹書穆天子傳重譙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郭注「璿瑰玉名」，引左傳「贈我以璿瑰」，按左傳成公十八年，今本作瓊瑰，僖公廿八年，「璿弁」，今本作「瓊弁」，張守節史記「璿璣」作「瓊璣」。

蓋瓊璿古本一字，璿所從之睿又作収（說文以睿爲収之古文）故籀文璿又作収。從𡇁者𡇁之形譌，從目者虎之形譌，又在右旁者，𡇁所從之又或與虎形並列，故此置於睿形之右。

說文璿之古文作璿，是収之古文有睿睿二形。晝洪範古文作「思曰睿」，今文作「思心曰容」蓋古文作睿，而今文以容讀之，睿容形近故也。說文瓊之或體作璿璿者，皆由璿形致譌，以其偏旁矞雋下半從𠂔，尤與容形相似也。

說文玉部璿璿（古文）収部収睿（古文）𩫑（籀文）並相通。同例則収収𩫑𩫑亦當相通。而収部収𩫑（或體）爲溝壑之壑讀若郝，與収𩫑音義迥殊者，此其故如不知収之本形，則殊不易索解。案収亦𡇁之形譌，象虎頭在網中，當卽陷於溝壑之意（収部又有𡇁字從井，亦爲象虎形之譌）而𡇁與𩫑在金文中形極相似，𡇁讀若郝者，當從𩫑得聲，𩫑壑並魚部入聲字。

據上述諸證知康𡇁卽康睿，當讀爲康睿，康長也（爾雅釋詁）睿深明也，聖也，智也。詩長發云「濬哲維商，長發其詳」；濬哲卽聖哲，康睿猶言聖哲長發也。

金文康𡇁又變言康勗：

用勾康勗屯右，眉壽永命，𩫑冬，萬年無疆。——小克鼎

用錫康勵魯休，屯右眉壽，永命福冬，其萬年無疆。 ——散鱗鼎
 勵當釋嗣。 新出土曾姬無卽壺，後嗣之嗣作嗣，尤與此形近。士父鐘，受鐘，叔向父殷，均有「勵于永命」語。番生殷云：「勵于大服」，大克鼎云：「勵克王服」，凡此言勵，其文皆承先祖考言，謂嗣其先祖考也。 嗣服又見於晝大誥云：「嗣無疆大歷服」，詩下武云：「昭哉嗣服」。 此云康勵，即長嗣之意。

金文又言康右者：

隹康右屯魯，用廣啓士父身，勵于永命。 ——士父鐘
 變康釐康勵爲康右，涉下文屯右屯魯而言也。 右助也，康右長受天佑之意。

金文言吉康者：

唯用勾眉壽口（屯）魯吉康利𠂇。 ——叔毛鼎
 言吉康則與康釐康勵康右異矣。 吉康吉安之意，即洪範五福之康寧也。

十四 瞄 瞄寔 亡競 辜 保辭 日遲 日用翬

詩雨無正「不駿其德」，清廟「駿奔走在廟」，毛傳並云：「駿長也」，此駿字在金文皆作眇，或作畯（僅秦公鐘作畯）。

天子其萬年眉壽黃者，眇在位。 ——師賒殷

用畜用孝，萬年眉壽，眇在位。 ——伯擗殷

天子其萬年無疆，保辭周邦，眇尹四方。 ——大克鼎

匍有四方，眇正厯民。 ——大孟鼎

猷其萬年，眇保四國。 ——宗周鐘

用旂綽綰眉壽，作寔爲亟，萬年無疆，用畜用德，眇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晉姜鼎

頌其萬年眉壽，眇臣天子，福冬。 ——頌鼎壺殷

用旂勾眉壽永命，眇臣天子，福冬。 ——追殷

皇祖考其數數翬翬，降克多福，眉壽永命，眇臣天子。 ——克盃

此諸眇字皆當釋長，言長在位，長尹四方，長正（尹正俱君長之稱）厥民，長保四國，長保其子孫，長臣於天子也。 爾雅釋詁「永秉引延融駿長也」，永與駿並釋長，

故金文之耽保耽臣亦曰「永保臣」（見師餘殷）。耽釋長，故又引申爲君長之長，如詩之田畯。

金文耽在位，又作耽寔在位：

以受屯魯多釐，眉壽無疆，耽寔在位，高弘有慶，匍有四方，永寶宜。

——秦公鐘

以受屯魯多釐，眉壽無疆，耽寔在位，高弘有慶，竈囿四方宜。——

秦公殷

此鐘與殷，文句大致全同。耽寔在位，殷文位舊皆釋天。殷銘用活字範逐字鉛入，每字有一方格。釋天者，其字略斜與方格之上橫書相連，而字之下橫畫，又爲方格所掩，形與天字極似。不知「耽在位」，乃金文成語，而大孟鼎「匍有四方」，「耽正臣民」，文義亦與此鐘殷相近。蓋有四方者，正是在位之事。據此知殷文之天，應釋爲位。金文言耽寔，猶詩言駿極（見崧高）。晉姜鼎「用旂綽綰眉壽，作寔爲亟」，寔亟對文，皆形容老壽之長。詩狼跋「載寔其尾」，說文引詩作蹠，一切經音義四，寔古文有憤麌二形，古從質執字，皆有至意。爾雅釋木「棗李曰寔之」，孫炎注「寔之去柢也」，凡言柢亦有至意。亟極古通用，極亦至也。長與至義亦相近。凡長之至，遠之至，則曰極。如爾雅釋地有四極，淮南地形訓有八極，皆指絕遠之地言。耽寔駿極連言，皆有加重其辭之意。詩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駿惠疑即耽寔之譌，惠與寔形近而誤，舊釋寔爲惠者，非是。耽寔同意，故金文亦有單言寔者。井仁妄鐘云：「憲憲聖口，寔處宗室」，寔處猶唆在，言長在宗室也。

金文有言亡競者：

尹其瓦萬年受畢永魯，亡競在服。——尹卣

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有成亡競，我維司配皇天。——宗周鐘

文王孫亡弗裏井，亡克競畢刺（烈）。——毛伯殷

亡競詩作無競，毛傳「無競競也」（抑及執競傳）「競彊也」（柔及烈文傳）以無爲發語辭，以競爲強，以釋此諸金文，皆不可通。故林義光詩經通解讀競爲境，以無競爲無境界，其說抑「無競維人」云：

競讀爲境，境古字作竟，竟卽競之省形也。境疆古同音，無競或與無疆通用。宗周鐘「亡競我唯司配皇天」，執競篇武篇並云：「無競維烈」，亡競無競皆卽無疆也（原注宣十二年左傳引武篇「無競維烈」杜解亦以爲武王成無疆之業）。此與詩烈文篇無競皆訓爲無境界，與無疆常訓爲無終極者稍異。

林氏此說以無競爲無境界，以釋尹卣宗周鐘固無不可，但以釋毛伯段「亡克競厤刺」則仍不可通。毛伯段銘文見於西清古鑑，雖出傳模，其文與詩烈文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語意頗相似（詩百辟其刑之之刑，卽金文襄井之井）以詩言之則金文以亡競襄井並舉，確非誤釋。從而無競之說，必須別尋新徑。案競有彊意，毛傳實不誤。左傳言競及不競者甚多，如僖七年傳云：『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不能彊卽釋不競之義。又如宣元年傳云：「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宣二年傳云：「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成九年傳云：「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襄十八年傳云：「南風不競多死聲」；以上競皆當釋彊。又昭三年傳云：「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個焉」；弱爲競爽之反，則競爽之有彊意，亦不繁言而喻。蓋競者爭競，晉語八：「其臣不心競而力爭」，競與爭對文，競卽爭也。爭而勝斯爲彊矣。又爭競非一人之事，故競又有並意。離騷「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注：「競並也」，莊子齊物論「有競有爭」，注「並逐曰競」，是亡競卽無與比並，無與爭競之意。據此以釋金文尹卣「亡競在服」，服事也，在事猶言在位也，言在位莫與並也。宗周鐘保余小子朕猷，有成亡競」，朕爲余之所有格，言上帝百神保余小子之猷，有所成就，莫與比也。毛伯段亡克競厤刺，言莫能比其光烈也。以釋詩抑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烈文同）言維人無爭，則四方順之（抑下文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訓順對文同意）無爭故順也（毛公旅鼎云：「亦弘唯孝，肆毋有弗竔，是用壽考」，竔卽訓字，亦從竟）。柔桑云：「秉心無競」，言秉心無爭也。執競云：「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武云：「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執摯同，至也，言至彊之武王，莫與比其光烈也。

金文有言辭或保辭者（其字或作辭從少，或作辭從止）：

亦唯先正蓼辭卑辟……今余唯肇巫先王命，命女辭我邦我家。 ——毛公鼎
肆克彝保卑辟彝王，諫辭王家，惠于萬民，擾遠能敷。 ……天子其萬年無
疆，保辭周邦，旣尹四方。 ——大克鼎
以降大福，保辭鄙國。 ——宗婦匱殷盤

余咸畜胤士，作為左右，保辭王國……惟今小子，整辭爾家。 ——晉邦簋
觀堂集林卷六有釋辭上下兩篇，以此即經典中又艾之本字，並釋其義云：

釋詁（爾雅）「又治也」，「艾相也，養也」，說文「變治也，從辟乂聲」，虞書曰：「有能俾變」，是經典又字，壁中古文作變。此變字蓋辭字之譌。初以形近譌爲辟，後人因辟讀與辭讀不同，故又加又以爲聲。經典作又作艾，亦辭之假借。書君奭之「用乂厥辟」，即毛公鼎之「蓼辭厥辟」也。康誥之「用保乂民」，多士君奭之「保乂有殷」，康王之誥之「保乂王家」，詩小雅之「保艾爾後」，即克鼎，宗婦敦（殷）晉邦簋（當名鑿）之保辭也。辭厥辟之辭，用相義，保辭之辭，兼相養二義，皆由治義引申，其本義當訓爲治。……說文不知變爲辭之譌字，以辭之本義系於變下，復訓辭爲臯，則又誤以辛之本諱，爲辭之本義矣。

此字經王先生鉤稽考定，可謂無餘蘊矣。其詳見觀堂集林，不復具引。

金文有言日遜或日用蠶者：

頤其萬年無疆，日遜天子顓命。 ——史頤鼎

克其日用蠶朕辟魯休。 ——小克鼎

遜從口羊二聲，與從將聲字，古並在陽部，故日遜之遜，日用蠶之蠶，皆當讀如詩敬之「日就月將」之將。毛傳「將行也」，言奉行也。「日遜天子顓命者，言日奉行天子之大命」（孫詒讓古籀拾遺追殷篇，以顓爲顓字之變體，說文「顓大也」）「日用蠶朕辟魯休」者，魯休卽魯休命之省（寰盤云「敢對揚天子不顯冒休命」冒休命猶魯休命也）言日用奉行吾君之魯休命也。又井侯尊云：「唯歸遜天子休告亡尤」，告誥同，誥卽命也，將命亦古成語。論語憲問章「闕黨童子將命」，集解引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其在金文如：

用辭井侯出入遜命。 ——麥彝

用辭侯造(?)舟遯明命。——井侯尊

此遯命，遯明命，即將命將明命也。麥彝出入遯命，尤與馬注「傳賓主之語出入」相合。

十五 紹綽 紹綰

金文言紹綽者二，言綽紹者二：

用旂勾百彙眉壽，紹綽永命，萬年無疆。——史伯碩父鼎

紹綽眉壽，永命彌畢生，萬年無疆。——叔倅孫父段

旂勾眉壽綽綰，永命彌畢生，懿冬，其萬年無疆。——蔡姞旣

用旂𢑕紹眉壽，作寔爲亟，萬年無疆。——晉姜鼎

紹綽書詩並作寬綽。書無逸云：「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詩淇澳云：「寬兮綽兮」；紹寬古音同在元部，從官從寬諸字，古聲又同在影紐或見溪紐，故紹綽通作寬綽。寬綽有寬緩之意。爾雅釋訓「寬綽也」，說文「𢑕緩也」「𢑕綽也」，綽緩互訓，是寬綽卽寬緩也。寬綽又有寬裕意。詩角弓云：「綽綽有裕」，孟子公孫丑下云：「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綽綽卽有裕之副詞，故寬綽又作寬裕。荀子君道云：「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臣道云：「寬裕而多容」，管子五輔云：「爲人兄者寬裕以誨」，內業云：「人能正靜，皮膚寬裕，耳目聰明」；此寬裕卽金文之紹綽也。寬緩寬裕引伸之又有延長之意。漢書安世房中歌「克綽永福」，師古注「綽緩也」，亦謂延長也，克綽卽紹綽，寬綽之異文，克寬古同在見溪紐，克綽爲永之副詞，與「紹綽永命」「紹綽眉壽」語例正同。

紹綽倒言之則爲綽紹。晉姜鼎作𢑕紹者，說文「𢑕緩也」，從素卓聲，或從系，是綽卽𢑕之或體也。紹綽之爲綽紹，猶巍巍之爲杌杌，落魄之爲托落，拮据之爲局蹙也。綽紹古書雖未見，但由此語孳乳之字則不少。楚詞九章云「道卓遠而日忘兮」，史記貨殖傳云：「上谷至遼東地踔遠」，卓遠踔遠絕遠也（廣雅釋詁四「越絕也」，從走與從足同意），絕遠卽延長引伸之義。綽紹作卓遠踔遠者，綽踔並從卓聲，綽遠古音同在元部影紐，故得相通。綽紹又引伸爲繹緩。樂記云：「其聲繹以緩」，注「繹寬綽貌」，從單從卓諸字古聲多在端透紐。字又作暉作闇。史記

樂書云：「暉緩慢易」，王褒四子講德論云：「暉緩舒繹」，馬融長笛賦「從容闡緩」，凡此皆狀聲音之寬緩也。綽綰又引伸爲蟬媛，蟬嫣，蟬連，蟬聯。媛嫣連聯古並元部字故得相通。離騷「女墾之蟬嫣兮」，九歌「女蟬媛兮爲余太息」，九章「心蟬媛而傷懷兮」，王逸注「蟬媛猶牽引也」，張衡南都賦「垂條蟬媛」，注「枝相連引也」，揚雄反離騷云：「有周氏之蟬媛兮」，注「連也」，楚辭逢紛云：「惟楚懷之蟬連」，注「族親也」，左思吳都賦云：「蟬聯陵邱」，注「不絕貌」：曰牽引，曰連引，曰連，曰族親，曰不絕，仍爲寬緩延長之引伸。

據此言之，凡金文之言綰綰綰綰者，皆有延長不絕之意。其曰「綰綰永命」，「綰綰眉壽」，「綰綰永命」，「綰綰眉壽」，綰綰綰綰，即永或眉之副詞也。

十六 數數彙彙 它它配疋 皇皇疋疋

金文言數數彙彙者，其上下辭句大致均相似：

先王其嚴在上，數數彙彙，降余多福。——宗周鐘

先王其嚴在帝左右，數狄不彝，彙彙數數，降福無疆。——猶鐘

皇考嚴在上，翼在下，數數彙彙，降旅多福。——虢旅鐘

皇考嚴在上，數數彙彙，降余魯多福亡疆。——士父鐘

前文人其嚴在上，數數彙彙，降余厚多福無疆。——井仁安鐘

皇祖考其數數彙彙，降克多福。——克盈

此曰先王，曰皇考，祖考，曰前文人，皆指祖先言。嚴翼並言，亦見詩六月「有嚴有翼」。亦有單言嚴或翼者，常武「有嚴天子」，殷武「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卷阿「有馮有翼」，「以引以翼」，文王有聲「以燕翼子」，凡此嚴皆當讀如論語「望之儼然」之儼。儼有莊矜之意，毛傳釋威嚴，義實相通。猶鐘言「在帝左右」，猶言在上也。「數狄不彝」說文數盡也，段注「事畢之畢當作此」，彝讀曾伯簋「克狄淮夷」詩泮水「狄彼東南」之狄，狄遠也，不彝言不供王命也，彝古同供。「翼在下」，在下指子孫言，番生殷「不顯皇祖考穆穆克誓毕德，嚴在上，廣啓季孫子于下」，即此在下之注解。舊釋翼爲敬，於此義殊不協。蓋翼當如生民「鳥覆翼之下」之翼。翼有覆冒之義，言覆冒在下之子孫也。數數彙彙即形容祖先

在上嚴翼之狀，此猶詩常武言「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赫赫業業卽形容天子有嚴之狀。又詩殷武言「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即形容天命有嚴之狀。數數雖不見經典，但詩屢見其同聲相假之字。如載馳「芃芃其麥」，下泉黍苗「芃芃黍苗」，棫樸「芃芃棫樸」，采菽「其葉蓬蓬」，卷阿「莘莘萋萋」，生民「瓜瓞唪唪」，芃蓬莘唪，與數古同屬東部邦滂並紐，故得相通。翬翬舊釋熊熊，形聲俱誤。翬象兔在桌上之形，金文作圖繪形者（見金文編附錄上十四葉雷文子解兩器）猶可見其溯義。說文強分兔兔爲二，實誤。說文讀兔丑略反，卽兔聲之轉。甲文金文又有巿字，地名，丙申角作翬，皆翬之異文，說文誤作巿，讀若寫。翬翬士父鐘作巿巿，又季巿稱其皇考爲井叔，與井季巿當是同一人所作之器，其器所繪鳳形又與巿極相似，（見西清古鑑卷十三葉二十九及卷十六葉八）卽翬巿並通之證。石鼓乙：「其胡孔庶，巿之巿巿，塗塈趨趨」；巿與庶趨韻。據此數字推之，翬當讀胥，篆文胥，與金文翬形頗近。詩蓼蕭「零露湑兮」，裳裳者華車輶「其葉湑兮」，湑並與寫韻。胥寫庶巿趨古皆魚部字，故得相通。師酉巿夷京夷並言，巿京卽詩篤公劉之胥京。篤公劉「于胥斯原」，「于京斯依」，「于幽斯館」三語全同，京幽爲地名，則胥亦當爲地名（此胡適之先生說）。京與胥近，亦與師酉合。詩「芃芃蓬華華唪唪湑湑」，皆有盛意，是數數翬翬，即形容威嚴之盛也。

金文又有言它它配配者（其字或有從水作沱沱涖涖者）：

用旂眉壽萬年無疆，它它配配，男女無晩。——齊侯盤匜殷臺

眉壽萬年，永保其身，它它配配，受福無晩。——真公壺

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它它配配，壽老無晩。——条评论

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沱沱配配，男女無晩。——慶叔匜

它它受茲永命無疆屯右。——伯康殷

奠其涖涖萬年無疆。——匱殷

此它它配配皆形容無期無疆之辭。它它詩君子偕老「委委佗佗」作佗佗，巧言「蛇蛇碩言」又作蛇蛇（呂氏春秋重已引作蛇蛇）。陳免毛詩傳疏云：「羔羊之委蛇，卽偕老之委委佗佗，單言委，重言委委，單言蛇，重言蛇蛇」。毛傳「委委行可委

曲蹤迹也，佗德平易也」，「委蛇行可從迹也」，「蛇蛇淺意也」，綜而釋之，當以行可從迹爲允，淺意之解，望文爲說，最不足訓。委蛇古爲連語，韓詩作逶迤，楊雄甘泉賦「蹠不周之逶蛇」，又作逶蛇。山海經海內經「有神人首蛇身長如轍……名曰延維」，延維卽委蛇之倒語。莊子達生篇「委蛇其大如轍，其長如轍」，委蛇長如轍，知卽海內經之延維。又莊子田子方篇「遺蛇其步」，漢書東方朔傳「遺蛇其跡」，後漢書竇憲傳「仁厚委隨」，衡方碑「緝隋在公」，並卽委蛇之異文。綜上諸語，凡脩長委曲皆可曰委蛇，引申則爲不絕爲無窮之意。戰國策趙策二：昔者先君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此遺遺之門，卽無窮之門也。詩角弓「莫肯下遺」，鄭箋「遺讀曰隨」，是遺隨相通之證。遺隨卽隋隨，卽它它也。配配（厔厔）經傳皆作熙，左氏襄二十九年傳云：「廣哉熙熙乎」，周書大子晉篇「萬物熙熙」，老子「衆人熙熙」，荀子儒效篇「熙熙兮其衆人之誠也」，凡此熙熙皆有廣大衆多之意。

它它配配又有變言皇皇配配者（皇或作釐，配或作趨）：

皇皇配配，眉壽無眞。——沈兒鐘

釐釐配配，眉壽無謨。——徐王子旛鐘

跳跳趨趨，萬年無訛。——王孫遺者鐘

數數趨趨，萬年無訛，眉壽毋已。——許子壘師鐘

此皇皇配配仍爲形容無期之辭。變它它言皇皇者，皇大也，美也。古以皇爲至尊之稱，帝曰皇帝，父曰皇考，祖曰皇祖，詩「有皇上帝」，「皇矣上帝」，「上帝是皇」，「先祖是皇」，「皇皇后帝」，凡帝與祖皆以皇形容之。蔡邕獨斷上「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蓋它它言其無窮極，皇皇言其至美大也。如以地域言之，「它它配配」爲黃河流域，尤其齊東通行之語，「皇皇配配」則淮汝之間所盛行也，

十七 總 結

金文嘏辭因製器以祈福，僅爲偏於一方面之敘述。但在文獻缺乏之春秋時代及其前期，此類資料，在比較研究上亦屬重要。本文所述，或不免過於瑣屑。茲挈要分述如後，以當此文之結束。

其一，天與祖先之觀念，在殷周之世頗有隆替。商書盤庚篇以爲人之禍福，概由祖先主持，故殷人對於祖先之敬事，較之事天尤爲隆重。兩周之世，此種觀念漸有轉變。其見於嘏辭者，凡西周之器，所虔敬祭享祈匱之對方，仍爲其祖先（有時亦爲天神）。至東周之世，則於祖先之外兼及於天神，或僅向天神有所祈求（自其語意論之，知爲天神而非其祖先）。蓋周人以爲祖先僅能作福，而天與神則兼擅禍福之權，故時代愈後，則事天之觀念益隆，而事祖之觀念轉薄。此種轉變，於儒墨兩家之說，頗有相當之影響。前者疑即墨子尊天右鬼說所淵源，後者即儒家親親之義所由起。

其二，洪範五福，其一曰壽，嘏辭亦以祈眉壽爲最多，在上舉諸辭中，祈壽者約十之七八。蓋古代物質生活簡陋，故以祈生存爲第一義。祈黃者，祈求保身，仍係此義，不過更爲具體耳。因其愛生之甚，在積極方面，遂由此演進而爲春秋戰國以來貴生及導引一派之學說，而他方面養成中國社會上明哲保身之觀念，亦爲勢所必至之事。

其三，洪範五福，其五曰考終命，而嘏辭曰謚冬，詩曰令終，皆以善終爲福，是古時無不死觀念之證。又詩及嘏辭祈黃者祈黃髮，是古時無不老觀念之證。「難老」，「壽老毋死」之說，始見於春秋時器及同時記載，當爲此期由外族輸入之說。其由中國思想所萌貴生導引一派之學說，所以不能發展爲健全之生理攝生之學而終於流爲陰陽方士悠謬之說者，固以其時一切科學知識不能助成其發達，而此種外來觀念之輸入，尤爲構成此種趨勢之主因。

其四，洪範五福除壽，考終命，兩者，與嘏辭眉壽，謚冬，比對切當外，其攸好德，康寧，二義，在舊說中已不一致。漢書五行志以康寧爲六極中憂之反，攸好德爲惡之反；鄭玄注（見史記微子世家集解及尚書疏引）以康寧爲疾之反，攸好德爲憂之反。若以與嘏辭比對，其含義又互有廣狹，不易相當，姑不置論。就其意義較明白者言之，洪範五福，言富而不言祿，嘏辭則言祿而不言富。案古代所謂富，乃

多藏之意。《禮記曲禮下》「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晉語八載》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韓宣子謂秦公子富，即指其車言。嘏辭以彖賅富，言祿則知世族在位。《洪範》以富賅祿，言富則知自國君以至庶人之多藏。庶人多藏，非農商較發達之社會不可。據此，可見《洪範》之作必在此諸嘏辭（言彖者）之後。

其五，嘏辭為具有大衆性之語言，一時代有一時代之風格，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範式。蓋此等語言，每以思想之感召，成為風氣而不自覺，及時過境遷，雖以善於依倣之作者，不能追摹無失。故此等語言，在銅器研究上，亦可為粗略的劃分年代或地域之一種尺度。如上所舉諸例，《西周》曰匱，《東周》曰旂，曰氣；《西周》曰鼉冬，《東周》曰難老，曰壽老毋死；《西周》曰眉壽，《東周》曰萬壽；《西周》曰無疆，《東周》曰無期；《西周》數數彙彙，《東周》曰它它配配，或皇皇配配；它它配配流行於東方之齊鄭，皇皇配配流行於南方之徐許，而無期則通行於東南之兩方。凡此區別，雖屬幾微，且有參錯互見者（如旂匱，眉壽，無期，兩周之際不盡可別）但若合其他方面觀之，則町蹊釐然，亦研究銅器者所不廢也。

其六，嘏辭雖多常見之字，常見之語，但前此學者審釋仍有未諦。如康釐之釐，後來誤為釐叢二字，而舊釋為虔；彙彙之彙，後來誤為胥，而舊釋為熊；日遷日用鑾，卽日將日用將，遷命卽將命，而或以遷為養；彌畢生為終其生，而或以為長生；至於通彖之為顯祿；得屯之為得全；屯魯之為純嘏；妥讀為隋；期不從月；匱讀為介，兼有氣求與錫予之義；若此之類，雖所得無多：然皆前此學者所未曾提出，或未曾解決之問題也。（匱讀介曾見於攢古錄）。

其七，詩經為古代歌舞祭享詩之總集，其中所錄並非某一時代之作，其年代大約自西周以迄春秋之世，與金文之具有嘏辭者約略相當，而辭亦相似。詩經之篇什，自漢以來屢經轉寫，不無譌誤。今者乃得利用此類材料以為比勘校訂之資，如介之為匱為割為害，妥之為綏為隋，景福之為永福，景行之為永行，萬壽之為眉壽，駿惠之為駒寃，駿極之為駒亟，寬綽之為綰綽，大致皆可信也。

廿四，七，十九，脫稿於北海靜心齋。